河南集

河南集卷一目録

詩

江南寒食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食魚
魯從事清暉閣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送霊師歸吳
江南春
寒食

穆脩 伯長

江上送陳翃還無為
殘春病酲
書事覺菴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
燭
過西京
賦催妝
送孫立東游
邨鄔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清明連工巳
合歡芍藥
故戾園
送定師南游
送人主邊塞
丘盜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除夜
城南五題
郊步
獨游
貴戾園
朱亥墓

玉津園
燈
燈莒子臺
希言官舍種花
登女郎臺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樊博士化州監鹽
丙寅春雨
贈適公工人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舍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南陌
雨中牡丹
思邊
閩報自崖徙雷戍一章
秋浦會遇

卷二

文

序

荅喬適書
工大名陳觀察書
工潁州劉侍郎書

工監判郎中書
唐柳先生集後序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張當宇敘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送呂公初序
送崔伯盈序

卷三
記
墓誌　祭文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任氏家祠堂記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養正堂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靜勝亭記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東海徐君墓誌銘
祭弟二子文
穆參軍遺事

河南集卷一

詩

穆　脩伯長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招邀花陰連絡青艸岸柳色掩映紅欄橋歌調謳啞雜吳俗鬢鬟疏削傳南朝誰憐北客歸未去楚魄湘魂唯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晝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謠處士才高融未薦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櫪驥心千里空

羨冥鵬志九霄酒罷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蘭橈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惻々相看復惻々行々送別重行々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碧橫富貴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離情

會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煙網密爭垂乍戲汀蘋末初循水荇湄競搖新舲艦寬罩碧漣漪占浦搜深藻空波出素鬚數頭餘尺質二色類銀姿貨鬻斯為切鮮腴敢暇知青錢邀價直華屋市新奇珠沫緣條吻霜鱗逐刃縻和顱瓊聚骨剖腴錦分肌味佐芳菘愜香參苦筍宜羹甌融膩玉膾筯動習一作縷寒絲湘鱣非吾偶河魴孰與夷薦新奚尚鮪稔毒即殊鱭鱸訝休官易鯖嫌酒醒遲自當頻佐饘所惜易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斬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疏煙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閑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

帆輕鱠所江鱗活杯嘗楚釀清歡權作華莫回
首寵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迹唯依佛留心獨
喜儒風塵倦京洛水石憶句吳破寺杉山松老南
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溪邊待釣船怨紅傷翠助鸝鵑戰回春事
青蒲劍買破韶光綠荇錢千嶂遠園芳艸國一
江晴浸斷霞天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甕
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傖客柰離
帝禽鷄毬輕薄事歌酒
知屏監淚

恨滿王孫艸愁多望
曼游心盡付吳兒輩唯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江山上作寂寥春雨晴江邊冉冉春潮平相逢
未盡斗酒醉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
郡煙波渺隔無為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
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寧燕啅卧對殘芳起鬱陶乍困游車

一鞍作 春尚在禾扶醒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痟難
解病髮慵簪癢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憀
賴深江亳

書事覺菴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曹莫預昆蟲不參品物
陶鎔外獨作窮人蓋載中淺穽已顛猶磷石危
茗將篫更推風一家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與
上宮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

滎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邨
居詩十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
皆同上之一句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
體生之往還蹰而和者數人暨攜北來
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
得往從之游喜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盛
言生所居之樂宣城寔江外之郡而墅
且在焉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鳧鷗閑夕照杭稻秀
原煙野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遥聞雙闕下簫
鼓樂豐年

江墅幽居好溪山數里長徑通茶塢綠門枕橘
園香藉石還勝榻聽松不讓簧閑游驚里巷自

作隱論裝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話坦無機山雨欲到檻竹風先滿衣南溪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醲新出壁魚活旋離鉤移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孰何由

江墅幽居好柴關帶竹籬田頭飼耕後樹裏灌園時鄰靜鳴秋織樵閑對野棋抵巇非我事大笑引蘇錐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筮學堅人古露忡牛羊喜秋霖黍豆嫌短牆衰柳下寒水聿渠淹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疏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碓下雞爭黍籬根趾逐蛙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晏罷何因酩酊乘籃輦逍遥岸角巾人閒莫回首容偽不容真

江墅幽居好人閑晚最孤魚臨溪樹釣鳥隔水煙呼野竹桂薜荔山花睡鷗鴻畫工能狀出羞殺輞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佳人晒影
橫衰柱押客分光綴豔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宮
窗紅短尚圍棋長宵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
古辭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
桃李日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妝

嚴妝應在繡閨中似鬬春芳折曉風試問天桃
臨碧沼何如豔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曾苦刻文章多難久漂流雖陽縱酒
黃金盡提劍東方暫一游

邯鄲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寂寥邯鄲見寒食風光更著微雨遮鞦韆閑垂
愁稱子楊柳半溼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
錢盡送沽酒家眼前不得醉消遣爭柰惱人紅
杏花

清明連工已

改火清明度湔衫工已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困
聯翩酒帳經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兒狂不足猶

恨促春妍

合歡子藥

薰風對折香心破浩露雙滋粉面新油壁車中同載女菱花鑑裏並妝人皇英帝子鍾遺豔琬玉宮姬託後身誰道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壯丹春

故侯園

池館早來瓦礫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前便作荒涼計祇樹芳菲不樹思

送定師南游

營：學佛徒皆喜訾吾道憐師獨異羣儒藝知撲討誦詩三四章往：見詞藻玉璞在琢磨不難成至寶知予本好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頻路涼葉驚秋早南游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主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效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戍自分屯馬放胡沙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并相印收漢室有璽誅賊冀舜廷無患放凶猾兜猴狙豈稱周公任豺

虎猶寬卷伯殁願斬都衡謝天下不然何用正

王畿

汝陰偶書呈一知己

汝陰窮掾計何踈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
師捋補切買闔獨將仁義守籧廬敢同賈傅希前
席況異鄒生託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閒猶
且忘歸歟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閒守歲分為客是閑老母今春
年七十壽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平林煙畔逐花行雨晴南陌
塵埃死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郭筒香入亂花攜輕肥不得
尋春意動要笙歌逐馬啼

貴戚園

名園雖自屬戚家任客閒游到日斜富貴位高
無暇出主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游俠墓却望梁王歌吟臺之上墓邊

芳卅綠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萬樹紅芳相倚愁金鎖不開
春寂寂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杳杳有時當永恨依依何處炤閑眠靜臨客枕
愁寒雨遠逐魚篷耿暝煙纖影乍欹還復立冷
花時結不成圓銷魂猶憶江樓夜曾對離觴賦
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國邱墟在莒臺荆棘滨憑高一極目懷古重
傷心平楚蒼煙暝遥峰白日沉誰論客懷抱灌
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著桃李感時睹物
情何多發詠長篇託興比為言桃李富華實君
子感德尤所似倩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宮如
宰揆旁有百卉爭妍舒特煩化匠施劂剞誇紅
鬬榮亦可憐各事繁華一時爾繁盛寧將此花
同令人慕翫狂不已義和奔御催春歸祇得銜
盃且歡喜君看灼灼枝上英半雜泥塵成落蘂
盛衰不獨卅木然人事悠悠盡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莫把姑蘇遠相比不曾亡國只傾城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儻使此臺猶靦女汝陰城裏一荒邱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厭俗盤飧漸痛煙犀老方憐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惜籜龍寃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屑：復何言留館竺乾舍屢攜梅福樽山荒岐路梗冰雪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鹽醝已非職況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涉灘樹驚人面果俗騃鳥言夸去：惟强飯徵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羣陰爭閉之行：二月路寒威切人肌淫雨恣淩虐淹旬下無時頑雲埽墨合直向平地垂蒸人共愁歎萬物皆瘡痍衆木有芳華摧阻不得施青苞斂絳萼同向枝工萎民麥

悲已病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種雖晴諒胡爲
蠢彼田中坻豈惟念身飢州縣責常賦豁：訴
之誰幸不爲盜起多應盡流離吁我致此異其
咎安所尸悒：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書抗前
古得失心頗窺天理不艱究可以人事知且欲
上其說懼非己所宜有職彼尚默未當僭汝卑
勉汝無妄言：出禍出汝隨誰識此懷抱獨自
空嗟嘻

贈適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
滄洲道氣閑九縢書鋒晚更遒相思二千里阻
別十三秋六合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舊
隱知友落新邱想歎歐生逝應聞李氏憂（師曩授國）
（子博士李公滨遇寔與其子之）（奇相好李博士去予得無悼念）尋思祇如此必
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療終爲嵩少
約築室共夸猶（走久有嵩少之志去將有）（期同欲招師而偕往也）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
春無著却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墅帕

蘭薰麝射裛輕綃帕略許攜持又索還題破白雲
深有意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艸輕絮散
春煙景色真愁絶歡悰重棄捐悵ニ有餘恨醴
醁詎能蠲

雨中壯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妬忌巫娥雨摧殘洛
苑香怨啼甄后玉寒出貴妃湯掩斂無聊極誰
來替斷腸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艸飛蝴蝶今歲何時
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
寄音書那可聞

聞報自崖徙雷一章

從來崖貶斷還期聞徙擊雷衆共疑卻訝有虞
刑政錯四凶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居
職以不能俯仰自全不幸為姦人所伺
誣構以事因被罪南謫為池州參軍貶
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犯不許
奔哀窮冤悲苦生人所□寄一室於浮
屠宮闔戸日ニ外絶還往留歲餘遇赦

聽以所覺聞將示之宥俱待命者有前
泗州錄事參軍清河張木亦受譴來是
州前赦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相弔
語且悲且歡張君簡篤有文信義人也
自是游處以日兩盡款慰若忘窮否之
為爾予自至以艱憂中目不能視文字
之為長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攄
憤悒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命為秋浦
會遇詩云
齪齪幽遐地栖栖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羈理易
情親豈意當漂謫茲諧卜並隣溫窺表粹晏
晏奉嬉頗直道談端闢橫流語下堙綺文何悲
亹琨行亦璘玢敦分初投漆交言卜飲醇操心
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昧隨時理俱成迷患因
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衆奮漂山舌孤縻坐
獄身詆誣惟腦臆鍛鍊卞逡巡因任棺桐躍寃
寧斗劍伸君牽一作愆成狠翟張君之寃由翟淳
成之我患搆奸秦秦應者縣人而得真命官年七十餘通州
判轂慢之會守郡者疾病諸疑從納郡細之譖以予嘗
郡事逐與其禍巧縱銛刀筆幽爭調鬼神精誠懷
皎日悲憤貫高旻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斬

匏嘗鼓篋卧藁先書紳側壁疑曾辨釣金法所
循得情奚示喜伏念不忘自粗評三章直何
辭一馬貧汶曹誠自任今之司理參軍古之汶曹也司舉仰
誰論錄事參軍唐亦
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
未振沮磨圭失色萋菲錦爭新肯或奇虛刃翻
成害實實木招孤秀伐珠掇闇投嗔跖蹻同非
聖敦讎衆忌洵棘心終
皆貍貉跳梁並狡兇不
合力邪攻正連謀僞訾真蠅聲移栝
漏墊嶙峋抵玉為凡礫
墮排陷堵潛填皁溼終
賒蓋幔照覆隔蟾跋流
望家惟實泣向國祇低
君也計
邈璵璠媿未鴟夷死憨
宛轉曝腮鱗□嘆棲遲郡
細碎心事遭凶屯□郭周
檣通勁越商颿扶泛切吹船進
娃貨竹薪回頭波渺
乙玄鳥也頻聞入市寅虎
狖居海人
狘當面走驚麛水寺傳將
欲馴無心

從碌〻任志守諄〻早作慵洮盟宵眠□嘆呻
杌牀閑筆格窗牖亂書箑舊那支暑貧□□
續辰未嘗游井閈況復出城闉悒〻危腸潰昏
昏病目瞷梅蒸衣醭黴癘觸面黧皴未免雞猜
鸛徒希鵲庇鶉素鶖求庾悅碧鸛事韋詵詎識
開三雅奚論指一困歡無官局事病免府趨塵
避路深藏拙忘機獨任純鶩輕飢鸑鷟奴誚瘦
麒麟瑕謫連城寶驚疑炤席珍泥蟠蚖肆苦湮
曳蝘嘲頻機孤千鈞豢剛摧百鍊鑌慍憂宜悄
悄讒吠吏狺〻漸豆多聞耳全膠欲語唇已甘
鍾律啞難鬬金雷震近歎非韋者遲稱被遣臻
堪持言自解韋以命相詢頓覺窮通外殊驚得
罳泯豈煩懷魯汶并說忘岐幽茲共追隨日時
逢景物春雜花明浦嶼細草涂郊畛繡羽來穿
柳妝鬟去采蘋畫船江汎〻銅鼓野鼜〻荷芰
卷生渚蓀著秀出壖聯叢暄茶正發秧煖稻初勻
遠□尋芳徑閑留坐翠垂緡煙杪聞啼睨沙埂遇祭獷道宮披古碣僧
閣凭雕楯滯迓暫魚鳥梁蕭方等云吾嘗夢為何樂如之其覺也何憂
類良緣吾不及魚鳥逮斯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
朝好茗東又飲蓴羹及歸懷謝茗蓴後魏王肅事南
酪或問茗何如酪曰酪與北還又好羊誰憐秦逐
客自恥晉縻臣學憶居州里文曾力組紃曹倉

祛秽稗任苑薙荆榛壮節輕宗慤奇才轝下彬
賦毫摛藻繪詩墨洒琳琅始角詞場勝爭馳義
轂轔戰瘤知景陷盟手敢他拔勇候邀圭爵功
期取鼎茵鄉書先鶚禰省薦半龍荀藝竊登廷
試名叨擢帝宸闕嚴□紫貝陞峻拜蒼銀變化
初飛壁埏和却在鈞三年紆選調一命就陶甄
冗驟司囹圄卑纔服瑛珉工察非逐霸同列異
超珣介立傍無援陰排密有禽隄防雖少黷壎
坷亦多迍繳已能傷雁眾仍未放麟踰羊留異
域肆會奉嚴禋仰閤蒼生理難窮蕩仁良圖
君未騁薄命我方湮蓬篳何當返蘭荃自可紉
肴蔬調旨膳春稅給租緡寄傲邱名麥遺榮野
號莘退藏師李謚貴顯讓顏竢躡跡三高士追
狂六逸民耕皋營酒秫林樵谷訪琴楀畚土封花
發詄茅出果榛前音此音詵鑄園中持銚鎛林下設罝
罠至理鵬齊鷃浮生菌等椿未甘捐橐土所幸
曳絲綸南面同堯禹巖廊即甫申周應容一叟
鼓腹得還淳

河南集卷二

文

穆修伯長

答喬適書

月日河南穆修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絶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

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
謂之背時違名濁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
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
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
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
多出於古而鮮出于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
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
信有志於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
成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取名於世學宜何旨
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
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于仁義不勝之時
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於中焉是以枉
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為人質其
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
急之學知舊者不譏其愚且戇或謂之為好古
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
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
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
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所以乘
乎名守名者無以乘乎道何者夫行道者雖固
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為賢公卿窮於
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

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于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於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為名達之小人孰若君子矧窮達又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矧窮達之君子矧窮達又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

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寖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向在固守而勿離堅持而勿奪力行而勿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僞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脩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于時久矣古之所謂將相之□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材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

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爲文
謂卒爲武苟登之爲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
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爲將矣
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
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逐目文武之術爲
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
弊皆出於此乎脩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
究經綸武洞權變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
開陰合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
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乎文武將相
地使閘麤麤匹夫號名主將者觀之閒之色死氣
罷俛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于彼而在吾儒
也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唯服閤下之
才德風略於斯有年矣伏惟閤下名極而望峻
識淵而量宏視鼎甲之第于當年若掇遺物之
易蹈雲漢之儻于平昔如馳坦塗之速周歷清
美深集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
下之人共言閤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
詔去內庭統將符分廉閫真枕攸倚來藩北門
命下之晨威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
閤下之氣略真帥矣天下之所以稱之如彼者
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閤下之才全能鉅

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衆却敵靡不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爾然則雖古之賢傑復生諒何以加此修可不嚮風馳想氣激神球求一識大賢君子之風采忽不自知其貿且賤贏粮躡屩來及魏都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不敢徑進則訪謀於諸性嚴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沈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者其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切務顧肯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沈不測者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闚其涯畔今公柄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隣鎮靜方域非深沈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沈也則宜矣既以是解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沈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於前必有所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於左右以為進見之禮俯伏槩戰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閤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寔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羈薄之命不獲遇於大賢

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唯所命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修恐懼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於密學侍郎閣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寒小人之切患儻以小人困迫之患仰扣君子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于心大則必見于色當為咨嗟慘怛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無拒絶弗顧之理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懼期得溯于府庭之下庶窮悴之迹少或布聞于左右如獲贖犯尊威之罪而難用默默自已者其勢與誠危且窘也某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泰州司理參軍時年齒且少心壯氣銳寔不能與俗相俯仰謀為自全之道卒為是累一旦拄於刑章毀官褫祿斥為敗具於今十年初為池州參軍日屬所天奄殁及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奔憂時國子博士辛公之外舅也方為是郡哀其艱禍窮蹙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生見老母稚弟於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悲憂死之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園素未貲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然

無依因即棲於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
平生舊游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
丐四方大抵取塗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
出家雖寄託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
于一身遑遑終歲且不能周其饘粥今春國家
恩詔特下失職尤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
寢與一二人同詣宰相披告其下五人獨
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竄散地但某受是
命抑不敢不知幸焉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郡
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
事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於名而不便於實
安于公而不安于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居焉
某昨自趨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唯
形與影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
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露於
襟將為之柰何因自謂曰憂思無益也今為孤
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于旌旆之下使重賢君
子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悽之
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于口
腹頗土昔未嘗游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羣中

之長物耳久留此將不難死于窮餓一身窮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謂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謂之逋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加大罪則生死幸甚情志須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 那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於監判郎中執事某為兒童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舉子場干時求進為人事羈束皇皇汲汲至于今不獲盛德於左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某曰昔日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偉可器異者獨曰那君久逐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學生時亦嘗辱那君游他日汝見之必脩子姪禮小子奉是言不敢遺忘於時某方再舉於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後選授秦州司理參軍區區曹掾未終秩而釁禍繼作所天奄罹艱苦無訴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未不給老幼數口嗷嗷待哺相視未定旋奔走於外以謀其食越春涉

夏無時少息所以未遑進見于執事者蓋此也
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
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里葺先人故
田以養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此即
望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事疇
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疏外
于長者而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度日竊不
量度遂造於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遷延閒蒙
執事辭以他故徘徨引退愧生于顏歸自思曰
執事所以拒而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
事其實未盡察知亦宜乎責之以晚也某又豈
敢以不見望于執事雖然苟默而不以言自辨
其所以進謁之晚則是終得罪於長者足
以為恥今盤桓忸怩數日而復進其言庶幾執
事覽其言而盡賜察知感哀以故人子而命之
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唯執
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
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
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

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卒然贊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閒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亾字失句獨于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時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于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夔編卅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今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靡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援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于古則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於京師游處
且久于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
都省應主司之試躍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跂
仕進自期待者甚鋭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
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絶
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始復會于京師得
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怳焉不啻如夢
面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
名今又失其禄食子則猶舉於進士場中嗟乎
予與子嚮之志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度十
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于天地間甚易老且死
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日之少壯忽已凋
耗今聚未久而復別之聚苟又加如是知他日
之相視復不如今晨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
我而歸我者不能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
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於前
也其將為之柰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
詩云
聞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刑語黯將發憤氣作一
意欝以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為京城
中日與芻豢爭隋河三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
大梁酒金罍為君傾酒酣微悲歌衆坐皆僉驚

去矣丈夫別妥事兒女情

張當字敘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古之名與字以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河張君名始字友直猶以其取義未定也而訪之僕辱其久游不獲讓為一焉徐思之因請更字曰元膺方前字於義為洽而又正與名會且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矣張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才不踰職一有其字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遇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改為之敘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公有悖於理知而不必言此己所可為爾言而必從豈己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居工者賢己當公而正之不賢己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己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於其職也寔無媿焉今之從事於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工者其人

果賢其政果明是空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己則曰我為人佐逐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己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戾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名中自邑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接寮屬當奬正與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于古而荒夷之民大浹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于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寜四方藩輔之府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送名于書者其榮與王府僩□工之四年太傅禮才接善博取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顧日伏於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嘗自蔡往以其業脩請謁禮一見獲遇甚

厚自是浪歸撲學九至益有聞焉今茲歲會辟選舉生將轀輬挾其技舉於陳同儕輩欲生留於斯者或解以他語予謂李生是舉往得宜者三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躅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虛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汲于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末我學者能顯窮一致蹈道自樂不因而固之之難也公初者邪與其達而妥不若困而固之之難也公初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於學庶民困窮而篤於利學卒利亦久且博我或秦於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贏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

厚自是浚歸撰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歲會辟選舉生將轀輬挾其技舉於陳同儕輩欲生留於斯者或解以他語予謂李生是舉往得宜者三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躅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汲于報未至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能顯窮一致蹈道自樂不困而固之之難也公初者邪與其達而安不若困而固之則更而去之末哉學者生于儒門庭聞道為名進士十五年僅然獲一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參軍日趨走塵土執下賤事元元乎貌顏未嘗為可憐之意予知其道固於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豈免誹怨呻嗥駴躍發於中而表之也歟居職踰年以家艱去之蘇予重其別走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豐報且將及豈惟窶裕于賤用哉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於學庶民困窮而篤於利學卒利亦久且博哉或秦於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贏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

及學之利也蓋異于是焉伯盈篤于學者也學三年而益困未知所以為利今歲詔罷舉妻死身病子單母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他州之無有者居諸儕將自頼川之伊洛走秦中都浮崑蕩波龍藏泊過姑蘇入吳興出谷水寧省於東安少進於越抵句漏圖庶民之利者將行予慮君斡于貨而落學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

河南集卷三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譙東有祠巋然宅于衍之上者粤魏武帝之祠歟嗚呼帝寔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任為吏則圖大略雄偉不世之量屬炎運衰息皇綱紊絶海內震搖擾羣雄並爭高馳驅乎其間用能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焉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袁紹父子據兵河朔吳權蜀備內窺中夏帝挾持漢室抗

力三方慷慨興言則失彼匕箸從容計事則走人頭顱卒滅袁而沮權備之強者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其伐謀制勝料敵應變之下豈江吳庸蜀之足平哉至今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惕目眙動毛髮使人懍然餘風遺烈矧謖廟也赫然有豐沛南陽如生里人事之敢弗祇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廟秦漢以還首事之主得廟祀鄉里事著于時者惟高祖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廟像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則謖廟也赫然有豐沛南陽之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時仁恩長者為鄉里人所愛後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于今不息也真宗皇帝車駕有事于亳宮之歲詔增帝故廟而新之容像載嚴有煒有耀以帝之明靈加吾宋振顯其迹德用益興矣乎乾興元年春今樞密右丞相清河公來撫于亳至之三日謁於祠下既退命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於此土久矣庶於爾民厚矣水旱菑害爾民請焉疾病疫癘爾民禱焉亳之土徵帝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廟與像則詔脩之顧惟殿內廊廡帷帳之蔽使埃壒及座延於冠冕為闕孰甚吾將自出私俸盡為具武帝帝泊文明三殿之帳誠無為

艱如彰爾民漫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故遂使告於爾民衆聞公言慙且喜曰亳民闇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識攸報為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過俾我公之恩是賜是賴敢不盡專吾當與爾民共其事即以俸緡合民之用命工僭作未歲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内有帳之號非繒帛是製而成以木者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公承詔歸機密之地公在亳不滿歲而去既去之日猶如至之辰是歲亳人饑公至關即工言得徙淮南數州廩米來貽（一本作給）亳人噫公之愛人甚矣使循常有位者得聞入為天子近密委其民而去之雖艸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饑哉公前居一州猶且勤；為州人求福于前代帝王不懈今君為朝廷（一本作為）親近大臣其贊帝王治以福于天下之人肯又懈乎天聖元年二月日記

任氏家祠堂記

今工之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參知政事出領太平郡居一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懇

言求為本州以便其養詔尋從之于是復自鄆
而即曹既至未期歲屬齊國鄹憂公遂去位而
以私館居則盡斥絶梁肉弗視惟菜茹食以終
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瘠毀體軀不支家人
憂其憊甚爭止之乞稍進葷茹以自持助公曰
吾尚(頃)服從王事有家靡居左右承顏情至闕違
今日得[ ][ ]紀敢以
越三日竟以[ ][ ]不為少
有聞也矣將終顧[ ][ ]都官員外郎中師曰
吾年踰六十壽不為[ ][ ]府位不為輕今
得收其躬以獲歿於[ ][ ]先人[ ][ ]幸矣然獨所
恨者不克及吾之存舉先塋事耳吾俸賜之餘
力足以舉爾其勉之唯速無緩都官念康懿戒
付劄切時雖齊國在殯求欲苫廬守禮斯亦不
得即以縗服晝而從事於外始卜其阡于曹之
南近郭未及葬也日往自視樹墓柏或數千株
心瘁躬事以遽立既而治其第之側隅起作新
堂者敞三室而闢五位前後左右皆有守以引
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六年春某東行見同年都
官兄于曹一日目是宇而言顧我無以致孝愛
於先親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薦歲時焉苟無
述也其何以貽厥聞請以事屬諸子某辱兄之

命不敢讓乃言曰茲宇之設其近於家廟者邪惟家廟事自唐人脩尚舊禮粗復其製時衣冠室饗行之始著唐德而既往旋又廢於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復知言此者增築第產之盛則知患其不崇且廣終莫患其先廟之闕而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褻交於神明故制器服立宗廟以祀其先示誠潔也今人既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於寢蓋亦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於匹庶人之祭久矣儻非世蹈名矩率禮敦教孝作之族其孰克思之其族維何其在康懿公之門乎康懿公姓任氏其門自唐復五代晉漢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是興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史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藉問鑑世德豐以約委羨厥後寔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氏之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諡康懿諱中正其長子次中孚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次中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閤門祗候供奉逮兵部皆先康懿並終今從享于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于中室以東室為齊國之坐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張氏陪焉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其嚴慈之尊長幼之序

煌ㇾ儀像堂ㇾ如生宗屬以之憑附烝祠有所不潰其度斯肅其神斯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罔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無因而列是以顯考主父神次不敢盡陟而時享合敘抑有常焉矧按前代私立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廟稱而復設于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適事中而允時義矣噫家廟者豈不可復矣乎苟復之則已如未之復則斯堂也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祀千中夏先王之遺民樂聞其法尊雄一旦從而為其徒者靡然傾天下四人□棄世守常義弗顧如是耶豈佛氏之洽為能本生民甚惡欲之情而導之耶不然何以能鼓動羣俗之心唯趨號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聖人知其不可充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流不窮安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也道者三代之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于聖人之外因民所欲惡而諭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

享有於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復而取之方於植物者根夫善惡以之而生于今種夫惡以之出于後其為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福禍之報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貴富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遠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佛之徒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為能浮己惡欲之心乎佛亦安能彊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所不及唯佛氏命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於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于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於佛也宜其佛之獨盛于時也佛日益盛徒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禪其流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佛事之末苟以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作一本目之起恭生信則無如塔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必有佛之塔廟以瞻嚮於俗也矧中州近

壞之衝會乎然而佛塔與廟亦有其說中藏像
事而旁棲徒衆者寔為廟唯佛塔之說當必得
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積精力所成如珠
璣類者釋氏皆所謂舍利者也然後函以金石
曰佛塔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
其踊躍成七級浮屠者是謂葬佛頂骨舍利焉
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太師呂公為郡日
其佛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
俾後興塔於寺以葬奉之後志方肇心會卒曰
僧榮者復工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榮始再
議所舉得喬張二豪吏歸入貲用僅獲就事于
時浮屠纔基一級而已榮終度力難以竟即又
罷去於是州耆釋叟衆惜其跡已植而止相與
謀其可以終事于塔者復得寺僧海微而察之
志罔有暫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具其範
鐵塗銀顆然而擢立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
甍瓦翼然而周蔽其址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
費於浮屠者亦三之一焉皆永之為也永其可

謂善繼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是則肇於志而基于榮克成乎微而大備于永雖經始營為殊先後鉅細其因作之蹟則皆有力于塔者其所謂異行之士歟塔始于大中祥符初訖于天聖之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厥有成績其麼用財力積劇亦至矣永師列其本末來請得以著成于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錄事參軍到官之五月以廳舍處狹由視事廳一本有則字達乎寢他無晏休之地俯廳西北隅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摧因令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為宴休者於時河南穆修訪君淮上目其始立君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堯言少年以文辭工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年閒乃猶盤回効州縣職屑屑以斗石祿為急著公衫把手板旅進退郡庭下瞻望工官顏色非為計之得矣不獨如是復為讒狡小輩走謗議其閒諠譊不已所以古人憤悒脫冠委印綬不顧而去蓋此也堯言曾不以是動其心汩汩波隨上下無所可否獨何歟將有其說人犯畜才識凡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遇知己去是則才之

與識或不可使以外發、輒受攻于物知乎此者近易之蒙、以養正之謂焉非變通之才孰取之今堯言居是職其有以幾乎予與堯言交舊而復同年登科不謂不知其平昔□逸豪偉真無顧避座有論說不輕以氣語低人至是乃能刓鋒棱藏戢崖岸約束若纖謹男子為者終日挈、守其曹事不少為傾眉動容起倦怠意真可尚也堯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悅堯言所守從而得堂之名既命其堂曰養正既命之沿其名以為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為禮樂之備又為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庭振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言益崇涉齊梁而太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王公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為法也

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
伐之器者安得不入於佛之宮我佛之宮其徒
羣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
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
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於鐘是言鐘為佛
宮之用其在茲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
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搆土木門堂殿
廡總百餘閒多宣師所葺也聚徒侐：資膳悉
備警旦暮者其闕惟鐘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
士也一旦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
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
若干畀師復謂曰鐘為居鐘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
柢于舒鞭其材木匠為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譙
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
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興
其鼓鑄液彼金錫一治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
至建于殿南東偏居鐘於上層甍翬飛雙欒鯨
震巃：崇構上淩煙空琅：洪音遠落霄外于
以壯觀精守於以號令羣緇且叩焉使思其所
以息晦明風雨不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叩
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

出地獄況論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鐘譬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關於佛宮一本亦字有明矣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火盜洎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一本有關字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關筆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喜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頼川陳君永錫始以公戾裔摩迹落武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来監蔡之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閎達樂所守無事唯以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疏思得濃然空曠一守為寄適之地盡棄除目俗諱而休吾心焉廨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間夾樹畛蔬蹊果於外先峙射堋於豈清趣中宜有哉然興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姑存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

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於靜者邪夫靜之
閫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
聽思慮之邪心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
之道畢矣否是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
而居者比歟後之麽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
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職以
守亭之名為亭之娓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
因本淳化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紹居之能
勤飭其軀靡懈以衷力于民之里名望工為五
百像釋謂之羅漢者加新其殿□而納之辛亥
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文予儒者稱浮
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覩浮屠者亟緣
土木佛事終依之為姦以幸其身而敗污其類
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
墟林野閒有級甎以為佛塔者其址之豐若將
為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罷有植木以為佛廟
之楹之廣或不數楹而工其委贔餘材猶棄積于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
之徒也將欲有為於是張其勢甚盛苦其行甚
篤至能黜衣退食盡用於佛初人大為傾信而

悅助之貨斯萃欲斯至自是每十其獲不一入于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衰以改卒無有立而亡去之予謂此無他也由始信而終欺也空其無成效焉凡倡事之道已必先信猶懼人之莫應矧已為不信而欲人之應世未之聞又獨釋氏哉今師營是像作是殿必有得於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遽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九嗜于佛至有傾資舉產以為奉而無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之有力焉不盡為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器其父執器之三日得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器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穹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

文水逮君之考猶爲晉人考生未齠而孤見教
育於季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
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于時與其族來京師
遂家焉自是得游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
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
女止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
子曰文蔚少卒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
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始下爲京師里人凡
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
來徙之户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爲富室矧其
宿有齎者蓋可知故考忘用是而殖其家考之
歿貽其規法于君君於此蓋爲之善守者也君
常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
其力無何數年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
官馬鼬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罢顧門中
時無強子弟可任懼霣先人遺業則爲不肖子
因刻力事生于家非時節慶弔大事不出門如
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
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于居君凡四娶室
輒先罢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
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
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二

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邨先塋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寔禮也銘曰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無越厥期未代不然感于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文

月日阿爹以果子飲食弄具祭於弟二男道子之靈嗚呼汝生而慧嶷體質粹奇舉家愛憐係養甚厚始三歲則微有知見詩書能舉能視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哉汝歿之辰我客京師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故既還聞於中塗延道哀號知無及矣但與家族相持殞絶嗚呼生人之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塞輒踐遐年念汝豐完反成殤子嗟乎天道既使之育又則不長孰如弗生免此大痛嗚呼汝舍我去無期復還我思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母有俯近此魂有依無以歸汝骨草瘞郊次祖母有俯近此魂有依無至驚怖父臨祭汝：其享之號哉終天相期泉壤尚饗

穆參軍遺事

穆脩字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岡南而
侍其學脩少豪放性
嗜書其詩句於楚聞真唐人之深加歎
賞問何自曰此屬生
文如是之作何以不
行不逮文中是工不
行不逮文中是工不
布在舊習之須赴
工習之意欲伯長先
玄習之哪之中是短
徙通州伯長詩云却

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喜也伯長祥符二年梁
固榜出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逐爲招
掾由是削籍隸沔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
自敘甚詳後過故人權州文學事畢相與吁
之曰移事畢老益負家有唐本耕柳集乃丐
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鋟版印數百集掾人
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生其旁有儒生
數輩出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生
等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爲贈自是
經年不售時學者方注事於律未知爲古文
伯長喜爲之傾其後尹源子漸洎師魯兄弟
以古文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雜識

陳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伯長授李之才
挺之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羈師事伯長伯
長性嚴急猶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
順如事父兄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
富耳初游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
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也乃果被部試下
徙以賢良方正登第閱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唱尹洙
師魯兄弟從其後歐陽文忠乃早工偶儷之

文故試於國學南省名皆為天下第一院擢甲科
官河南推官師魯乃出耕近之文學之以
自敘云尔同上
祖无擇字擇之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
登甲科同上
歐陽文忠公作蘇子美文集序云天聖間予舉
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偶摘聲
偶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与其兄舜欽
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
非笑之而不顧也甚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
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稍息而學
者稍趨於古焉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种放傳
穆脩脩傳周茂叔茂叔傳程伯淳伯淳弟頤正叔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於穆伯長伯長有文十
餘篇行于世耕柳之文毋伯長而後行國初
知者有柳開言行録
尹師魯侍文集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
朝柳開始為古文學天聖初洙与穆脩大振
起之
文集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
柳之什肇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

貞初之獨孤及梁肅時所尚力以古
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于是
復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踰唐
而躡三代云
唐正元之和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風雅最盛
寖及五代其體薄弱寡朝柳仲塗起而振之
髣髴韋蘇州仲塗門人師經指道有文於
天下云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
世學者爭誦其詞錢公輔以忠清直道自
期大年每稱公輔古道不適於
用廣而非學者久之歐陽尹師魯少有高識
不迨時輩與穆伯長
蓋嘗從學歐陽永叔而
文一宗于古是大有功于道也
予識浮屠祕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
伯長剛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之善詩攻
雜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屠其學而儒其心
善營世有勢力者冠蓋而招致之必辭之所
喜節士老且窮甚爲他傅詆浮屠以抑伯長小
州零軍已死演亦浮圖其外也師魯文
歐陽文忠之論尹師魯墓誌云善作古文自師
魯始而有穆脩鄭條宋尤達甚多

不敢剽自師魯郷誌云昔七十子学於仲尼明道先生作康節墓誌云其使子弟之先惟务子思所以教尊子者其師門人多以已之所宜者爲学雖同堂人所因而入者門戸則衆矣況後此千百師道不立学者各以意度之於李挺之挺之挺之得之学爲有傳也先生深求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移李之之於移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移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氏家塾

邵堯夫先生受学於李挺之挺之学於陳摶希夷其所傳於移伯長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氏家塾

先天之學具見於易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氏家塾

哀移先生文

嗚呼移伯長以明道元年夏亥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軾寺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予之痛夫道不光□又況其一二行以銘於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書不事事内必承順之本原於記士徒言言愛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嘗於脊俗不肯下与庸人小合顧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的上下合古皆予錄然好詆訶相排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閉之

又得唐古文其語深晦宏大蓋為神都初設
賦成平中舉進士澤州司法參事
牧守稱其才貳郡皆以公閑之又嘗以言忤貳郡
會守病留貳者私點書吏使誣告先生贓吳猴
張左遷後召先生使案考考之申先生於州
中道竄語閑下吏門鼓稱冤會貳郡者死
後受譴於朝後累恩澤為蓼州參軍先生自
慶未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於道然砥礪以
文干有位以救困甚張文節守亳之士豪
者作佛廟文節使之騁名先生作記之成竟
不寓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杜先生之
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乙
載名於石閎不朽耳辭之終不受嘗謂人曰
唐下逐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為誣人屢乞文也
字區之牖口為旅人稱天聖末頗相有欲置之
不得嘗客師南河邸中注之醉夢歸過地
如不名村者夜半郎人稱門共吟誦曙聲聒
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瞷執卷亦出曙用
毛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棺成葬日誦序經
喪記未嘗祝佛書飯澤居民也識者哀惜之
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

後漢柳子厚文列貨之舊者甚少踰年秩滿
百僚一子報孔將還適淮西直遇病氣作塞胷
中不下遂卒吁嗟天之報文久矣先生之以
默處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宿於今世邀
世賦教時矣常罹兵燹多軍旅厚困艾節
長之道竟已矣爭初先生死瀼壁自解以書
走上臺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事赴
柴京師感悶人緣不暇有作丹心
為書家庸孰記傳生墓誌蔡州塔記
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老今舅氏守蔡近以
書使注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閒作文
辰之道不勝于命之不會於時吁嗟先生竟
胡為

右薛子美文

薛子美子美遽二子砂吗 移脩伯長
有實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移子疾病初家事 淩魯陽伯華
巨細缺都人若其弟也小大空布被旁午裂作喘嗜鼓子美憤
知已結目凍望羊沁般生子翁嗥嘷笛永訣語事日復計書策事
徽教子立世貴子美圖出角自悅要厚月流

雖衆人方艸寫淸予久道路羊公十日著羈
餘悟旅重江閒正值大候節候氣寒敬文子
美疾走健粗稱又手執漿人及阿沃枯渴惜
哉天命寸分痛厚圭親往帝胡生尔身世
故稱尔傑胸伏氣手丈子美腸炉怨石折艱
日歸子美手美不淸別長府置手財美濟醫
美切太倉置手粟寸分美能腹腸勢天子望
在上海內淸明微伊人門不官子美況死哥
淸活朝青雲手榮神青天不乳高車羊怨馬
才分門滿道不絕予高閭厩炊民方貪饕
高亢世井執子義方若嚴鬼所擊故言寸步陊
字免名未盥思精淚斬抽寸分惨舊曲成產
掌目此年厚側身今那媒箴言耳空窟子美
陰溝口吃艱作計若石梁卿以歿寒骨寸分

世不知為古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述道曾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著嚴助枚皋謂應義理于長相如博雜無極亦自為其文而已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始知尊孔氏貴王賤霸大變而古李翺皇甫湜沿而和之然其後亦善傳寫唐衰更五季其教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為文辭之雄是時稍參軍伯長猶不以為然窒始為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公之先自爾以後學者益以光大非心求其文之

迄于古而已若以異端院闢則必以聖人爲師不專注疏則必以經指爲歸學均爲已一變至道期道其承傳遠有端緒□□云銀岡溯書舊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參軍之黎之下永州學教授□□以爲不在董生賈□□陽精淳參軍之文於其注孫化州使君淮俾宋陵□□進士張浹吳編校之不啻可記歲月深惟會友輯仁之□有不淳而離者乎丁未夏秋院望衡陽假守陸江劉清之謹題

右河南集三卷宋穆脩伯長著末附穆參軍遺事一卷跋一首道光十有五年歲在乙未閏六月日照許瀚依舊鈔本手寫原鈔有顯然譌誤者正之有譌而介於疑似者仍之有譌而莫從是正者闕之有原鈔闕者□之罅有文理約略可推者不敢肊補也立秋次日寫畢記

小宋書藏